

113 145 長

715.8

489

(2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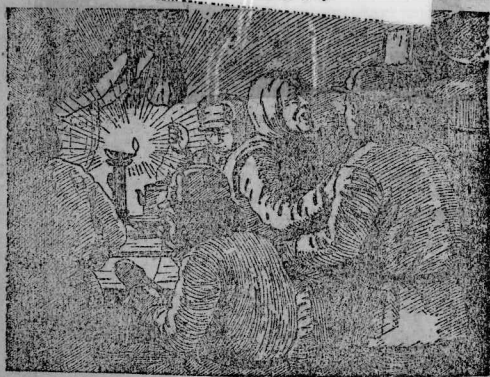


女戰士

上海元昌印書館出版

女戰士

惠 民 著



上海元昌印書館出版

女戰士

每冊定價 人民幣三千五百元
一九五一年三月出版

著者	校訂者	裝幀者	出版者	印刷者	總發行
惠民	陸君平	陳烟帆	元昌印書館	新中央印刷所	通聯書店

上海山東路中保坊二三號
代表人 張大椿

前記

一九三九年，我參加了革命部隊，在晉察冀邊區一個分區劇社裏作文藝工作。我們幾個女同志和男同志一樣，掌握藝術的武器向敵人進行着鬥爭，一九四二年、四三年，爲了粉碎日寇的軍事封鎖，我們曾深入到碉堡林立的敵佔區開展「政治攻勢」，瓦解敵僞軍，把勝利的信心帶給淪陷區的同胞。爲了戰勝敵人「經濟封鎖」所造成的困難，我們一樣和男同志上山開過荒，拾過糞，成過灘。四年多的解放戰爭中，我們又隨軍征戰長城內外，跋涉萬水千山，和戰士們一塊行軍，作戰，一塊露營，吃野菜，踏冰河，我們的足跡踏遍了晉、察、冀、熱、綏、陝、甘、寧等省份，在緊張艱苦的行軍作戰情況下，我們不僅用藝術武器鼓舞和教育着部隊向勝利前進，而且還担负了很多爲勝利所必須的戰地救護工作。直到中國大陸的全部解放，我們始終沒有離開過部隊。

一九四九年九月部隊進軍解放寧夏時，我病倒了，在寧夏省寧縣附近的一個野戰醫院裏，我聽到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消息，興奮得一夜沒有睡着覺，我反覆的想着：勝利了，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了，我們多年來的艱苦奮鬥，已結出

了勝利的果實。

我也想到：我們幾個女同志能和戰士們一同戰鬥，堅持到最後勝利，這的確是件不平凡的事。十年之前我們是什麼人呢？是生長在河北省野村中的，蓬頭垢面的小姑娘，是在風沙中拾柴揀菜的「野丫頭」，是七八歲就套上舊婚姻枷鎖的童養媳或小學生，但今天都變成了堅強的革命「女戰士」，有的同志已擔任了較重大的任務。大時代的革命鬥爭鍛練了我們，革命部隊英勇戰鬥的歷史，也就是我們鍛鍊成長的歷史。

蔡暢同志曾在新中國婦女雜誌上寫過一篇文章，題目是：「一個女人能做什麼？」我們幾個女同志的切身經歷，肯定的回答了這一問題：在共產黨的領導下，只要我們有決心，要做什麼就能做什麼。部隊從寧夏回師秦隴後，我很想把自己這幾年的體驗寫出來，但是，總畏懼自己政治，文化水平太低，不敢輕易動筆，經沈定華和其他同志多方鼓勵，幫助，最後才寫成了這篇東西，由於作者水平關係，這篇東西存在着很多缺陷，但因為生活是寶貴的，真實的，寫出來也許對於其他姐妹們有所幫助。

惠 民 於一九五一年一月十五日

第一章：萬里征戰.....一

第二章：到部隊中去.....三〇

第三章：勝利進軍.....三九

第四章：憶光榮，憶勝利！

繼續向勝利挺進！.....四九

第一章 萬里征戰

一出發



「勝利緊接着勝利，進攻緊跟着進攻」。

王 慧 敏

一九四八年春天，晉察冀人民解放軍，繼清風店大捷和解放石家莊的勝利之後，準備執行毛主席、朱總司令的命令——「那裏有敵人打到那裏去」。駐在冀中平原上的人民解放軍，晉察冀野戰軍第×縱隊，三月初接到命令——加緊完成一切準備，挺進察南，消滅蔣匪，拯救水深火熱中的察南人民。

光榮的使命像風吹野火一樣在冀中平原上煽起了備戰的火焰。各個村裏的駐軍都在忙着做乾糧，整理行裝。爲了出敵不意，整個部隊要以神速的動作通過六百里的北獄山區，直出察南。因部隊太大，運輸困難，每個戰士除自己平時的行裝之外，還要帶上五天的生糧，兩天的乾糧和二斤鹹菜。北獄山區雖是我們的老解放區，但因爲是山區交通不便，供給部又將一部分彈藥零發給部隊攜帶，有人分到一條重機槍子彈，有人分到兩個手榴彈，這一切東西加在一起要三四十斤重，從這具體的準備工作中，誰也可以看出這次進軍是很艱苦的。但是部隊是勝利的部隊，是剛剛經過三查（查階級，查立場，查思想，明確階級觀點）之後，鬥志空前旺盛的部隊，像剛剛上好煤水的火車頭一樣，只要進軍的號令一下，它就會發出壓倒一切困難的力量。

在安國縣以西的謝家莊村裏，住着縱隊政治部，劇社裏面有七個女同志，她們是準備參加這次出征部隊的一部份。她們都是十七歲到二十五歲的農村姑娘，雖然有的同志過去曾隨軍走過不少地方，但那時環境比較緩和，多半是在本區活動。而這次部隊所要去的地方，正是敵人的心腹之地，縱隊首長在政治部進軍動

員會上說：「這次任務是艱苦的，長期的，勝利的，大家要做好思想準備，準備吃苦，要有嚴密的組織準備，澈底輕裝，行動戰鬥化，準備應付緊張頻繁的戰鬥任務……」這些指示，在每個人的心裏上了絃一樣緊張起來，由於生理上的關係，女同志要完成這樣艱苦頻繁的遠征任務是更加困難的，但是她們這七個人沒有一個人表現怯懦，一個個反倒高興起來。任務下達之後，她們就擠到一起咕嚕着說：「沒問題，部隊到那，咱們就能到那！」準備工作開始了，她們表現的比男同志更為緊張，積極。有人把鞋上綴上了帶子，縫好了米袋，手榴彈袋，乾糧袋。有人把全副武裝披掛起來，檢查着是否合適。她們雖然在這裏住的並不久，但是已和羣衆建立了血肉關係，房東老太太們像打發自己要出嫁的女兒一樣，給她們縫這縫那，一邊縫一邊囑咐着她們路上應注意的事體。

三月二十日黃昏，隊伍出發了，那時謝家莊一帶正在實行「土地改革」，「貧農團」「新農會」的大紅旗，飄揚在謝家莊村頭上。鑼鼓聲，口號聲響成了一片。七個女同志捲起了頭髮，搽上了全副行裝，雄糾糾的走在行列中間，她們和房東及認識的婦女們打着招呼：「大娘，回去吧！勝利以後再來看你們！」因為

打招呼的人太多，老太太們應付不過去，只是嚷着：「同志！打了勝仗可來信呵！」她們出村走了好遠，還可以看出謝家莊村頭上，紅旗下邊站着的人羣，她們向她們擺着手，讓老鄉們回去。

隊伍，在向前進行着，冀中的平原上蹣起了一道長長的黃色塵土。透過黃色的塵埃，在隊伍的正前方——西北面，可以看出見一道藍巍巍的，聳入晚霞裏面的山峯，那便是北嶽山區。隊伍一直向那山峯挺進着。

女同志們一步不掉的走在行列裏面，她們心裏交錯着很多種不同的情感，但最主要的只有一個——隨軍打出去，解放蔣佔區老百姓，做大事情去！整個行列是愉快的行列，雖然每個人的負擔很重，走了幾里地，臉上就冒出了汗珠，但是歌聲從不間斷。歌聲中有一支最響，最好聽的聲音，那便是她們七個人的聲音。開始大家都在唱，聽到她們唱之後，大家便自動不出聲了，不知道那個人喊出了一聲「歡迎女同志唱歌！」立刻像響雷似的「好！好！好！」聲音從前邊一直傳到後邊，最後也不知傳到那裏去了。女同志們沒等「好！好！好！」住聲，便自動唱起來：「那裏有敵人，打到那裏去……我們永遠向着勝利！……」

走過每一個村子，老鄉們都很注意她們，婦女們小聲說着：「女兵！真帶勁！」她們七個人走過之後，常常會聽到老鄉們嘖嘖的讚嘆聲，她們以「女兵」爲最大的光榮，尤其是能和戰士一樣去作歷史的遠征，那更是最大的光榮。她們的名字是：王慧敏，賈文儒，趙健，齊惠萍，齊鳳蓮，郭法瑞，王淑琴。

二 五迴嶺上

從安國出發的第二天就進了山。隊伍沿着蜿蜒的唐河北行。這裏——完、唐二縣是八九年的老根據地，這支部隊裏的成員很大部份是這一帶的子弟，老鄉們對這支部隊非常熟悉，每過一個村莊，老鄉們就都擁擠到街上去看，把開水挑出來讓隊伍喝，老太和青年婦女們以親切的笑容歡送着自己的隊伍。

唐河有的地方在河灘中間流着，有的地方緊擦着山脚，發出清朗的「嘩啦」聲。隊伍有時走在河脈的鴨蛋石上，馬蹄踏着石頭發出像敲梆子一樣清脆的聲音。每走幾里地，隊伍就要翻一道山嶺。七個女同志參軍以來，不知道翻過了幾百幾千個這樣的山嶺，這樣的小山坡，對她們算不了什麼。她們覺得上山倒比老悶在河脈裏走路心裏更舒坦些。有時在一個小山嶺上，可以看到幾里地之外的隊

伍，小山和村莊。心裏感到特別寬敞，不自主的就唱起來：「過一山，又一山，山山不斷，走一嶺，又一嶺，嶺嶺相連。」這是河北人誰都熟悉的河北梆子中的兩句唱辭，行軍中稍稍出了點汗，唱起來嗓子特別痛快。

五十里，六十里，七十里，八十里……行軍的里程一天天加多着，女同志們並不覺得疲勞，相反的，她們倒覺得一天多走幾十里比少走幾十里還好。因為可以早些到達執行任務的地區。行軍第六天正是陰曆二月初二，是「龍抬頭」的日子。滾、易各縣的風俗是這一天吃煎餅。行了這幾天軍，應當將伙食調劑一下，劇社決定也要吃煎餅，王社長叫女同志去休息，男同志推磨作飯，女同志怎麼也不願意，她們就和男同志一起推磨，一直到半夜才睡。

第二天，出發時間又提早了二個鐘點，天還黑濛濛的，集合號就響了。從行軍路線圖上知道今天的路程比較遠，並且要通過上下三十里有名的高山——五迴嶺。隊伍到集合場後，領導人決定劇社要派一部人到五迴嶺上去作行軍鼓動工作。幾個女同志高興的要跳起來。第一個是賈文儒，她是從唐縣一個農村裏長大起來的「野丫頭」，自小就好上樹爬牆，打野菜，有一副健康的身體和豪放的個

性。幹什麼事都爽快。她一聽說要作鼓動工作，就像已經決定了似的一邊喊着「我去！我去！」一邊挽起了褲腿，接着齊鳳蓮，齊惠萍，郭法瑞……都爭着要去。王社長考慮到她們昨晚熬了夜，又是女同志，一同趕到隊伍前面去恐怕吃不消。向她們解釋了半天，但最後她們幾個還是說：「我沒有問題！我沒有問題！」王社長看到這種情形，就最後決定叫賈文儒、齊惠萍、齊鳳蓮、王慧敏四個同志和幾個男同志到前邊去。郭法瑞、趙健、王淑琴一見不叫自己去，都噘了嘴，王社長在給她們幾個作解釋工作的時候，作鼓動工作的幾個人就出發了。

這次鼓動工作，事先準備不足，就只帶了幾把胡琴和提琴過去。這樣的鼓動工作還做得不多，大家也沒有經驗而且過去對這個工作是缺乏認識的，認為這不叫什麼「藝術」，在安國進行「三查」之後，由於黨和上級的教育和啓示，大家在認識上提高了一步，更明確的認識了藝術應該緊緊的和實際鬥爭相結合，只有這樣的藝術才能爲工農兵所歡迎，所接受。藝術本身才更有生命。他們從進軍命令下達那一天起，就下了決心，要在實際中鍛練自己。

從出發地到五迴嶺山角下三十里地，遠遠的就可以看見藍色的五迴嶺山峯。

賈文儒走在最前邊，山路越走越窄，越走越高。他們爲了提早趕到嶺上去作鼓動工作，加快腳步走着，誰也不說話，只聽見腳下的石子「啦啦啦啦」的響着。他們回過頭來看見在山脚拐過去的地方昇起了塵土，知道隊伍就跟在後面，就更加快了腳步，簡直像小跑似的，一會就出了滿頭大汗。

隊伍小休息，他們不休息，不知不覺的就上了五迴嶺的盤道，在盤道上看不見山頂。只有往山洞裏看看才知道上了多高。齊惠萍，齊鳳蓮趕過男同志，追上了賈文儒，只有王慧敏留在後邊，連急帶累，出了滿頭大汗。

王慧敏是一九三九年參軍的老同志，八、九年的殘酷鬥爭，對於她的健康是有相當損害的。她現在正懷着三四個月的胎。但爲了使自己能參加一切工作，她沒有跟組織上講。現在考驗來了，她快要急出淚來，但她比較老練，沉着，老是一步步的一個勁往上爬，男同志看她特別吃力，給她拿上了乾糧袋和米袋。走了幾步覺着輕快，但不大一會，腿又軟了。

初春的風，吹過五迴嶺的山頂。他們這支小小的鼓動工作隊爬到山頂上，一個個抹去臉上的汗，看見隊伍還在幾里以外的山腳下邊蠕動，他們鬆了口氣，就



拿出樂器先奏起來。婉轉的絃樂聲隨着春風傳開來，從這山頂望下去，四外的小山就像一片看不到邊的土丘一樣。

隊伍沿着長帶一樣的盤道盤上來，在陽光下，戰士的槍和刺刀閃閃的發着光，最先頭部隊離她們還有半里路，她們就破開嗓子喊起來：「同志們！加油！」「不怕山高路遠，打到寮南去，消滅蔣匪！」接着清脆的歌聲起來了：「那裏有敵人！打到那裏去，我們永遠向着勝利！」

在這荒僻的大山上，在部隊最疲勞的時候，能聽到優美的胡琴聲和歌聲，這和在整訓中開晚會時所聽到的歌聲完全是兩個味道。這時的歌聲竟有那樣大的力量。戰士們都把頭仰起來，向着山的最高峯——那裏正在唱歌的男同志和女同志，戰士們也喊起來：「同志們！加油上呵！上邊去聽唱歌去呵！」

「嗨！看人家女同志早上去啦！快加油吧！」有的戰士不知不覺的就從行列裏閃出來，往前趕兩步。

隊伍像條鍊帶似的通過山頂的向西北面盤下去。有的戰士在山頂借喘息的機會說：「嗨！歡迎來一段河北梆子！」女同志們沒有答話就唱起來。戰士們聽得最得意的時候，還用手打着拍子。隊伍過了一個多鐘頭，她們留了幾個鐘頭。最後是輜重部隊上來了，她們唱完最後一段，就裝起樂器跟着輜重部隊走起來，後勤部的首長看見她們，連聲說：「好！好！你們這樣的鼓動工作，作用可真不小！」她們受到進軍以來第一次獎勵，心裏很高興。一直跟隊伍盤到山底下，她們才感到肚子空了，利用休息時間，她們掏出了昨天做好的「戰糧」——煎餅，吃着，覺得格外香甜，因為她們覺得完成了一件對戰爭的勝利有意義的事。

三 「打開地獄救察南」——解放察南。

蔚縣川，號稱察南的糧倉。在桑乾河的兩岸有千百頃肥沃的稻田。日本投降之後，這裏的人民曾過了半年多自由的生活，誰都記得，一九四六年上半年的時候，張家口和北平，青龍橋以西和青龍橋以東是完全不同的兩個世界。青龍橋以

西是全國人民衷心嚮往的自由的世界——解放區。青龍橋以東是黑暗恐怖的一「蔣管區」。那裏碉堡密佈，在八達嶺的每個山頭上站滿了隨時可以逮捕，敲詐行人的蔣匪哨兵。

蔣匪發動了殘酷的反人民內戰之後，他們以強盜的手段，搶去了人民的張家口，於是，蔚縣川——這富庶的察南糧倉，便變成了敵人以全力吸吮的「續命湯」，他們敲骨吸髓，對察南人民實行了殘酷的剝削和血腥的統治，在蔚縣大雲町村，他們用鋤刀鋤死了二十多個不願受他們壓榨起而反抗的羣衆。他們企圖使人民在他們的血掌下屈服，把鋤下來的血淋淋的人頭高懸在蔚縣城和大王城的城頭上。但是察南人民並沒有絲毫畏懼，很多青年，拿起了長槍上了南山，他們相信，自己的隊伍一定會打回來的，蔣介石長不了。他們日日夜夜在鬥爭中盼望着主力打回來，拯救十八層地獄裏的察南人民。他們望着南山，兩眼都快望穿了。桑乾河岸一個小鄉村裏，有一個七十多歲的老太太，她的兒子被敵人用鋤刀鋤了，她哭瞎了二眼，每天夜裏三更之後，她就到村南，對着南山燒香，禱告自己的隊伍快打回來，替她兒子報仇。